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增注唐策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蔣繼煥

增注唐策　　總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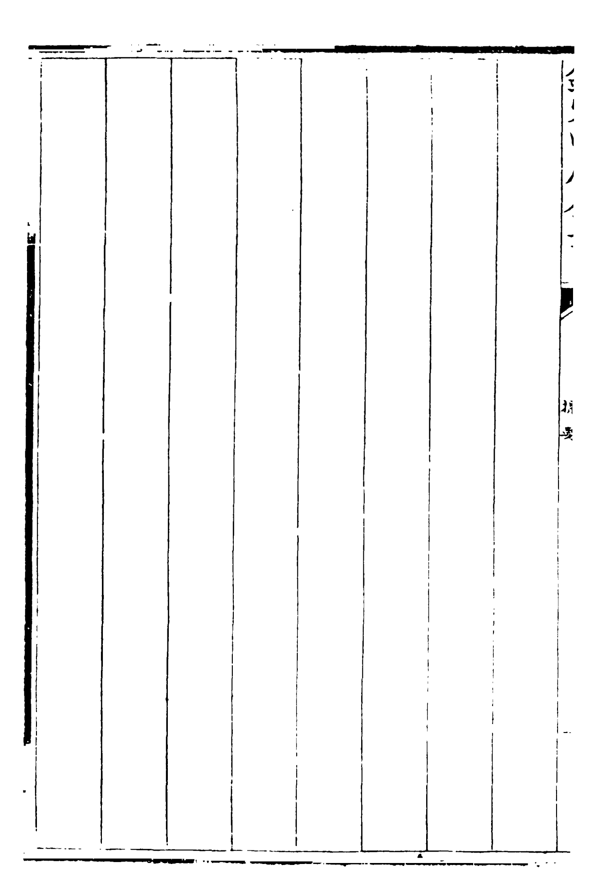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增注唐策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明正德丁丑新安汪燦序惟言舊刋唐策不知誰集考書中避宋諱與古文集成相同則亦宋人所編輯也其中所録兼有唐人策論書狀表奏之文而獨以唐策為名者蓋輯

以備答策之用從所重耳中間注語有崇曰張曰李曰竇曰董曰諸目崇曰一處作王崇則是其名而餘又皆題其姓均莫詳其所自亦不知諸人為誰殆當時盛行其本互相訓釋而書賈合刊之者也所注雖簡畧而所録皆唐人名作持擇頗審非明代坊選冗濫無緒者可比以其舊本存備採擇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增注唐策序

舊刋有唐策行於世不知集於誰氏一日黄司空嚴山先生出以眎燦曰子讀之乎燦曰未也先生曰是集所載策疏表議狀論書畧其體雖殊要之皆為國家畫奇吐良之遠謨可讀也然其製之純駁則在善擇耳燦唯唯即歸而讀之歎曰集者其有心哉有味哉先生惠我多矣先生聞之喜復命以授其子華華亦有得新其梓以授天下燦遂以是為之序云正德十有二年歲在丁

丑二月新安晴雲生汪燦序

# 增注唐策卷一

## 策

### 裴垍賢良策 字弘中德宗貞元制舉賢良垍為第一

皇帝若曰朕獲承天序欽若明訓嚴恭寅畏十有六年而大化未流太樸未復五刑未措崇曰書舜典五刑有服孔安國注墨劓剕宫大辟也五教未敷崇曰敬敷五教在寛注布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是用申詔羣公卿士詳延讜議于大夫發所藴畜

宜悉心以對昔先王之經國也修戎備戒不虞崇曰易萃卦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故靖亂以師止戈為武崇曰左宣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用輔文教崇曰前刑法志威武者文德之輔助臻乎治安當今方夏甫寧甲兵僅戢朕深念黎庶久從征役尚多軍旅之勤未復農桑之務思與休息致于康寧俾安其居咸樂其業敦本以足食厚生以豐財明禮義之節興廉讓之道廣忠利之教銷征伐之源使王澤洽乎人心和風暢於四海內備本末當舉而行至若執禁御

人在申法令因時而用損益不同國家所定科條皆
參古制著為常憲頗積歲年或輕重之宜於今乖當
或宥贖之典循舊難行思酌其中佇聞沿革致治成
俗必由於教求賢審官務得其實今春卿選士未抑
浮華吏曹擇人先取資序國庠雖設冠屨或濫藝文
頗行雅頌猶闕將何以革選用之法明道德之宗陳
詩而辨其風考言而知其行必敷旨要用正源流柔
遠之道安邊之略歷代以來議者非一賈生五餌以

何為得 崇曰本贊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賈誼新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名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嚴尤三策以何為上 崇曰唐突厥傳序劉貺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患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上策秦築長城限中外故曰中策漢以宗女嫁單于故曰無策 鼂錯之論守塞詳述所宜 崇曰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復為一城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皐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逦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充國之議靖邊舉明其要崇曰充國擊先零羌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因田致穀一也以戍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不失農業三也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漕穀以脈羌虜五也閒暇伐材繕治郵亭六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埶九也又亡驚大小开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施於事實當擇可從舊章有非便於今時典或不師於古弛張之道咸著于篇無隱所誠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謙而上行崇曰易謙卦彖辭云則天之經故雖盛王必詢事於下法地之義故雖狂夫必進言于上伏惟陛下統馭萬國十有六年炤之榮光幽昧无不明炤與照同昌以和氣獷鷙无不懷濱波永收物性常遂猶慮國事多缺皇猷未熙降綸旨以徵賢肅宸嚴而問政周易乾乾之義臣何敢知崇曰乾卦君子終日乾乾臣之經術不足以討論臣之智能不足以圖議安可以塞陛下之高問而奉承之罄其微淺昧死而對制策曰朕

獲承天序宜悉心以對臣聞君子所貴乎道者貴其不已

崇曰記哀公問哀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

聖人酌天道而行者也亦貴其不已中道而易廢則无成功夫為數始於一二其不已也萬物之多可以計焉夫為度始於分寸其不已也八表之廣可以揆焉故含垢著誠有時而化貴德賤財有時而朴以明慎用獄有時而措刑以孝慈訓人有時而知教行之不至而又行之則無不至矣伏惟陛下建中之風凌邁古始肅若

秋令照如春陽邦君諸侯率回心而向道公卿大夫咸克己而復禮是皆成康文景所不能也伏願陛下執之如始又不能禁禁之之道不在於彼在於此此先王所以臨之以敬使之以和懼其末也故遴建明德以為師長人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為姦宄不為姦宄則不用刑法是以成康之際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崇曰武帝策仲舒制成康不試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其此之謂乎至漢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寶位自矜不以洪業自恣率身以政御物以仁仁

風和氣何往不化化治政成即人人無不歸心無不禀令故漢文決獄纔及四百崇曰前刑法志張釋之為廷尉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太宗斷刑不滿三十崇曰唐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仁之至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崇曰天保詩云言治定而無為也然則令法令立貞觀之法令也其間損益曾無幾事乎在昔設之而姦改令用之而姦生將俗偽風醨未臻於至變豈或沿或革未得其中道者也然臣所恠者刑部大理共執繁文御史臺官又持常憲以肅僚吏以齊蒸

庶蒸庶已上皆自避其法令貴其苟免莫見承其教化至於知恥臣小人也所聞所覩亦惟法司憲府而已未識教化之所由也伏惟陛下使科條不獨用禮樂以相成則宥贖之等差輕重之宜適事更八聖義冠千古臣豈敢議其沿革者乎如或議沿革黷聰明者是皆狂生贅說欲示陛下已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以求進也伏惟陛下勿庸之事則不備禮樂不承教化繁其刑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省其刑是卑其墻垣欲人之不

踰也故曰繁與省不足道者爾制策曰春卿選士未抑浮華吏曹擇人先取資序國庠雖設冠屨或濫藝文頗行雅頌猶闕將何以革選用之法明道徳之宗者臣聞五帝三王之光宅天下保乂黔首俾八表之俗並禀於淳和萬姓之生畢臻於仁壽非耳目之所能視聽非手足之所能挈提葢率衆賢而共致之也然則選賢之術自古為難大抵使鈎黨不興僭濫不作人知其舉賢者必賞蔽賢者必罰則人汲汲於求賢矣人知其為善者必

進為不善者必退則人孜孜於行善矣如是立教化之源豈選舉之道而已今陛下以禮部所貢本於文字而行業不彰矣吏部所集繼於資序而俊乂不至矣然行之已久改之未可但願陛下精求主者委以擇焉令窮經者必能通聖人之志輔明主之治然後選之策對者必能察百姓之安危陳一時之利害然後舉之則翫空言者無因而至飾辯藝者無得而升矣使天下之士皆知不可致之以他物自然求之於厥躬斯迺殄趨競之

風勵生徒之志子衿之什不作崇曰詩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棫樸之詠有聞崇曰詩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其不曰至公乎如或不本於此但勤於彼雖鄉校日益國學歲貢臣謂之難矣若吏部者格文寖密踰濫滋衆足以擾多士不足以防姦人伏願陛下疎其條目簡其簿書使有司得自施其藻鑑然後責其能否斯救弊之一端也然臣終以此爲常事耳足以求常人未足以輔陛下之烈光今若令百司及州府長吏各擇其羣官庶事之尤異者歲貢之一

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文學四曰武略是四科者有一於人則可以舉薦於陛下陛下稱是而任用之觀其行事驗其成績則賢與不肖斷可識矣舉得其人增秩賜金以賞之失其人左官黜賞以罰之重賞罰於得失驗遠效於他時則不復謬舉於人而連累於己也此所謂相責以求賢相保以從政謹關梁而息浮偽也如此足使長吏用心以祈寵錫多士進德以求聞達上無虛授而下無素餐矣陛下令長吏考之於鄉黨采之於州縣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斯所謂以萬人之耳目達一人之聰明也其在職者未經三載寓居者未及三年並不在此選何則未究其作事之始終行已之情偽也又所舉四科必以仁廉孝悌為之質素然後旌別藝能為之科第耳此炎漢選士之通方也如是則庶乎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則事得其理事得其理則人安其業人安其業則天下之務成矣天下之心定矣務成則不擾心定則不爭不擾不爭而太平不洽未之聞也道德之興雅頌

之作或由於斯制策曰賈生五餌以何為得嚴尤三策以何為上鼂錯之論守塞詳述所宜充國之議靖邊壘明其要臣聞夷狄之為患久矣故猾夏載於虞書（崇曰書舜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鬼方播於周雅（崇曰蕩詩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降及秦漢迄于聖朝攻守之略是非之論雖動萬變然卒歸兩科何者中國積實下人康樂歲犯亭障未足為虞中國困乏下人愁苦曰獻琛寶未足為慶故春秋內中國而外諸侯內諸侯而外夷狄非王者之法不一乎天下言

致理之道自近者始也賈誼五餌俱未得也匈奴之心腹耳目雖則壞矣諸夏之人財物力穡誠耗矣此帝王偷安之計非持久之道也嚴尤三策人以爲一可采也侵偪則驅而遠之遁逃則守而備之此帝王御戎之要經靖邊之大略也鼂錯之論欲塞上之人輕去故鄉欲之新邑此誠大計可以遵行充國之議欲令塞上之卒不煩國用不乏軍粮此實深思謂之嘉畫崇曰以上並則見策問注陛下之及此問也豈不以西戎未平乎若西戎者臣伏

見陛下境土之兵衆矣邊塞之將多矣但令有所統一無所闕遺則凱樂之期可依而望也然臣之慮以為節制之臣不思大勲患失重任始焰焰也不齊心以撲滅及赫赫焉即離心以顧望此一患也又城池高濬矣器械精多矣卒有出攻入守之便恐無芻茭糗粮之積此二患也二患既除則制遠之術盪寇之方盡在於聖朝矣制策曰舊章有非便於今時典或未師於古弛張之道咸著于篇臣伏惟皇家之舊章無不便於時者但陛

下未舉而行之矣陛下今典無不合於古者但四方之臣未勤而守之矣臣願陛下行貞觀之故事則至治必化嘉言必聞矣四方之臣守陛下建中之明詔則制度有常風教不敗矣

牛僧孺賢良策 憲宗元和初

皇帝若曰葢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資御太寧之時猶懼治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

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崇曰易繫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經文緯武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用視聽之表崇曰書舜典明四目達四聰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自建而致之乎自中代以還求治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章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

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繆盭豈無根源爰自近歲仍
數大澤霜露所墜沾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
以豐物力蠲田稅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
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
而改行者未聞行下孟切輸勞者未乂農者無以免艱食
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材之歎
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
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

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受田有經制崇曰孟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之名田有常數崇曰前食貨志武帝時民皆去本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豈可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術何如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行下孟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

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必文采為重輕
而事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
枉渴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
羣生仁衆性徵於前訓而有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
猥勿并以稱朕意崇曰武策董曰科別其條勿猥勿并
對曰臣聞帝王有大功所以興治亂昔夏禹治水土救
滔天之災功戍而憂勤德冠於三代此由功而治也崇曰
書舜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益稷篇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昬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距

四海濬滄距川 昳

晉武帝躬儉于初有平吳之勳功成而驕狃逆生於胡羯此由功而亂也崇曰咸寧四年羊祜病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病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太康元年吳平二年詔選孫晧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游晏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晏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制曰武帝承基創化導民絕纖縚之貢失彫琢之飾率修武用思啟土繼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元海可除卒令擾亂善始於初而忘令終於末 今陛下御天下四年矣天威霆震封豕梟戮海內服陛下之功矣然忠智仁勇者咸懷

臂自奮以覲治於陛下賜臣之策乃懼治之之不至動之之不中下以警風波之虞上以思負荷之重此誠大禹憂勤之同志也微臣敢不再拜而稱萬歲至於贊文武之業通教化之原窮神於天人之際達聰於視聽之表此微臣之志也制策曰自中代以還求治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章明莫不欲還淳朴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

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繆盭豈無根源者臣聞風俗之厚薄天下之侈儉雅正之進退法禁之弛張總其根源在君上之所措耳大凡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上而行於朝廷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者臣聞中代已前卑宫室以教天下故天下穴居而不羞菲食以教天下故天下菽食不怨崇曰語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中代以降則不然土木之工畫繢之巧雕墀鎪砌洞達於千門之間珊瑚琳珉晶熒於百

柱之内而掘土畏不濬築臺畏不高苑囿畏不奢狗馬畏不足教於人則曰還朴反古朴古其可復乎哉則曰遵儉守約儉約其可行乎哉此所以澆風扇而侈物貴者有由然乎臣又聞中代以前以不專之德御臣下故佞邪退而忠直進夫不專之德豈造次而已乎所謂堅甲勁兵不令專任詢諮應對不令專權夕處朝遊不令專侍俾無專任則輕重得以相臨俾無專權則輕重得以相制俾無專侍則賢良得以相參此所以佞邪無所

入忠直無所退中代以降又有甚於此謂之宰輔不見於涉旬謂之公卿不見於越月處之諫列不見於經時目之侍臣不見於終歲若然者雖有小人安知而遠之雖有壯士安知而近之此所以巧諛無所退忠直無所進者有由然乎抑臣又聞中代以前進廉恥而必用故不義者懼斥非違而必禁故抵冒者稀中代以降則不然寵諸侯之位未嘗因功故彊臣憎狃矣接百司之情未嘗盡材故幸臣專命矣待工巧之徒或過於縉紳故

奇技爭先矣黜諫臣之官或因乎獻言故忠賢盡黜矣若然者盡其不義矣義者何從而進乎縱其為非矣非者何從而息乎此所以廉隅不修而抵冒不息者有由然乎嗟乎六者為政之本者也陛下循中古之上其化由乎前循中古之下其化由乎後綜其源而正於繆者唯聖人乎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沾濡必同滌瑕穢以尊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

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乂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其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其政未光大豈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聞大夫之心可形於一家千乘之心可形於一國萬乘之心可形於天下又安有明天子在上而有難濟之道愈失之事也臣意者法令未必行詔

令未必信耳臣請舉一者以明之臣伏見陛下三年之中兩下赦命豈不有交易改殊之禁乎是欲同天下之風也豈不有榷酤停止之令乎是欲蘇天下之人也豈不有雕墻峻宇之憂乎黄冠緇衣之慮乎是欲抑浮墮之人省無端之費也今者自晉而東厥錢用青金自河而北厥錢用黒金是殊異之禁不行矣涉淮而南浮浙而西復榷筦斡厚利是恤人之令不行矣舉京師之坊近百數坊有寺僧土木之工無已丹雘之飾不息有司

准制條格一無可覩徒使髠髮賊夫腹非于我是省費止姦之令不行矣夫同異之禁不行則陛下之令出于彼而止于此雖謂日敷大澤改行者焉得而聞乎恤人之令不行則陛下之恩布於此而止於彼雖謂省徭役臣不知徭役之必省乎雖謂蠲田租臣不知田租之必復乎則勞者未乂農者未厚又其宜矣省費止姦之令不行則陛下教勸於此而革於彼也夫人饑寒於中則姦詐興於外姦詐興於外則鞭笞桔拳之不暇拳居勇切又

安有思於學者耶此所謂未富而教陛下謹於出令出令而必行則法令修明於上又何有庶工之績不立乎言信於下則天下之才叙遷而必至又何有乏才之憂於終食乎又況陛下勤求之意如是其至則俗之丕變豈其難耶又在陛下今日之言必復之耳

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常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户本於交易焉得奪富以裨貧將欲因循豈可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

術如何臣伏見受田之制方今之急弊也昔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疎而未可行陛下索臣以酌中之道臣請原其弊而詳其術臣聞古者聖人不出户而知天下崇曰老子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蓋以人不游墮而籍書通也今國家版籍不懸遷徙無制牧人者以急就其稅役克副於公限而成績立矣故鄉有孔跖皆生終身而亦不可知也況於游墮之人哉版籍不懸則墮庸不復墮庸不復則田

萊荒榛田萊荒榛則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專其業於是編户逸為游惰良田併於豪家今陛下誠能詔天下里胥市吏隨人所在皆備黄籍來者根其從去者審其方居者詳其業疾者籌其數時貢籍于縣歲貢籍于州州與縣相關以困其游者而廩其窮者責其業者學者優其食也志不業而食則盜論而司敗督察之若是一人游惰一鄉棄之則守業者不得不固游心者不得不懲然後頒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使公侯卿士方伯

連師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廣併吞以専厚利困小㴬以富貧人若然則均田之方寓其間矣又何必奪此而與彼然後為損益乎制策曰取士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以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者臣聞仲尼取士之科其目有四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崇曰語先進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固以用之不同科變之不

同道耳今陛下取士之旨故不宜必以文采為輕重也可而進否而黜一日而九遷沒齒而不用又豈以資考之為程準耶然則不察其行何以命官不覈其學何以考績臣伏見比年御史轉郎官拾遺遷補闕由文學入仕者升本朝皆常典也然未聞命官之日天下有以知其由至於繡衣持斧不聞擒其姦決其獄而得者

崇曰前武帝天漢三年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既

得而遷又如是拾遺司諫不聞著其狀獻其言而得者

亦如是二端登賢之象也若然陛下於此不察其行何以察之不覈其才何以覈之若陛下命一官遷一職必使天下之人聚族相示曰由某善而得舍某善而失則人勵於躬而悚於行矣臨事不惑居官必聞謂之非才臣未見其非才也若然則才與行由考績而見矣黜與遷由事而至矣苟不然則圜首方足者一呼而千一唱而萬其何以察之哉陛下又責臣以適變之術則不若別命天官冢宰與岳牧府寺訊以德行吏治別為二科

歳與文學同臻于會府摭其事實有用舍舉之當否有賞罰内以備四科之選以叙九品之才則吏之條貫亦於是乎在然此羣言皆及矣故臣不敢詳究而論之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性徵於前往而有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狠勿弁以稱朕意臣聞修人事以序天道皇王之大典今陛下幸以六氣百祥之為問微臣敢不遽數以終之昔者一婦之宄其感於天也有三年之旱于定國為縣獄吏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

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自經死姑女告云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妄斷之咎倘在乎是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郤中以此大敬重于公一夫之怨其感於天也有六月之霜崇曰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而況於一方之人陰愁慘怛而未之恤乎此則害六氣却百祥者亦云至矣臣請指明而述之且臣聞古者

天子之女下降於諸侯蓋特行家人之禮煒彤管之美崇曰靜女詩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女美非徒誇侈靡風俗而已也及後有土之臣不能曉上意以由禮於是聚徒以輟耕鳩女以罷織雕鏤金銀紐緝紈罽烹羊宰牛血流如河獻琛奉餼一費巨萬於是方城千室之甿亦不曉上意以為婚禮然也吾君意也天門沉沉邈不敢詆乃低徊以淚流於是暴臣得以肆其威於下國窮人無以號其怨於上天弊成因緣為日曠久抑臣又聞陰怨之氣豈

徒然乎聚為窓雲洩為大水極則闕變則旱故宰天地

者尊陰陽之氣牧黎元者合男女之時臣願陛下念貴

主之笄年則憂三等之親有怨曠之女覩婚儀之納幣

則憂一方之内被剗剥之虞夫然則陰怨之氣銷而六

氣序天地之運和而百祥出絪緼交薄光煥圖牒者可

勝言哉至於生生之理無長短也得其死而為壽也无

故而兵之則力死无故而刑之則獄死男不得耕女不

得織則餧死寒死少无所長老无所養則孤老耄死舍

是而生死長短者皆壽也茍陛下寤寐造次必於是則仁壽之化洽羣生而福衆性者盡斯而已乎徵之前言既具於上設之當代願陛下行之之意何如耳安有所從之難易哉臣以帝王之難不在此夫難者一則持盈二則定傾所以九廟有不遷之宗表定傾之難也賔陛有二王之後表持盈之難也今陛下定傾之功揭日月矣持盈之道頗有誠難夫富於春秋誠在黷武果於英斷誠在尚刑深居無事誠在好逸遊宇内清平誠在侵

邊鄙戒之不倦政之不違乃至於隂陽交和父不哭子
帝王之功臻是而至矣若臣者隴西一男子其生甚微
其死甚易然而其志甚壯頗有憂天下之心常懼有心
不得言有言不得達今幸遭遇陛下策臣於赤墀之下
又賜臣之策曰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若然者是臣心得
言言得達之秋夫天子聖而下臣直今陛下固當宥臣
之罪而納臣之忠但不曉有司之遴識天心乎伏惟陛
下深察之此治亂安危之大計也

元稹賢良策本傳元和元年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十八人稹第一

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崇曰書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書大禹謨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崇曰前文帝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鼂錯傳詔有司選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時賈誼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武帝紀元光元年詔賢良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

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求茂異舍斥已之至論用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朕所以歎息欝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計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方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

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彼疲甿遠乖富庶督耕食之業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才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偃懲患於鼂錯而請推恩崇曰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上從其計夷吾致霸於齊

桓而行寓令崇曰前刑法志齊桓公用管仲公問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迺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者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術盛業竟衰崇曰本贊微用儒生委之以政而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崇曰光武祐等薦罰偃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

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曰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試納崇曰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豈虛美哉蓋用其言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見策問注說復王而作命崇曰書說命上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之德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馬塞謟者鼂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見策問注然而率不能遂列

條對施於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哉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暮敗之不暇又安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秩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策問某事得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直言之士不出耶抑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行耶陛下肇臨海内務切黎元求斥已之正言

責著明之確論斯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微臣所上愚對皆指病陳術而為要典不以舉凡體論而飾辭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詣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終始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欺聖欺天之罪將寘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

之矣所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久寖
恤黎人之重困責復威濟難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皆
當今急病也臣敢不别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撥去禍亂
文皇韃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
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
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人治故敬讓
之節著而勸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
至德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誠信以

將之也明皇即位寶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進焉崇曰初帝即位用姚崇為相崇老薦宋璟自代二人號為中興賢相崇以開元九年薨璟罷政事十七年復為尚書右丞相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大和崇曰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比於是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舉巡守之典則宅咸鎬而朝洛陽崇曰開元十三年車駕發東都十一月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依乾

封故事

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徭戍聿興氣盛而徹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為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户減户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適役逃征之罪多而榷筦榷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絶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敭之微臣以為將興禮樂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言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

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則爭奪之志銷爭奪之志銷則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陛下不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故古之不農而食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難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其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

事也有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耕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常寡而賤貨者常多豈彊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卒伍廝簡稽之責百貨極淫巧之功列肆盡并兼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正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挽彊之勇有橫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而九游食惷朴愚鈍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乃非彼逸而易安此

勞而難處也是以游墯之戶轉增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耕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行若憯斷擊搏之則轉移於溝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則為上第以臣觀之是陛下賦者誠害陛下之人耳若此則農桑之稅既如是惰游之衆又如此農桑困則戀本之心薄惰游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試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絶雕鎸之工罷商賈兼并之業絜浮圖之

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征興戰耕之術則游惰之人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富庶之道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若其悠悠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安在陛下懲之誡之慎之而已乎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分裂而請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時之權術也並見策問注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而明於聖朝哉臣雖淺庸尚不敢言禹湯於皇帝之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遑詳及而言之臣

伏讀聖策又見陛下執契則羣下用情任下則庶官無
當以漢元尚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
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情蓋考績之科
廢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
而經綸之道喪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
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斲耒耜教闢耨
崇曰易繫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所以墾良田而殖嘉穀
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芟夷錢鎛

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崇曰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亦所以植舜禹而種臯陶也又不能辨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辨之者放棄戕戮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盡足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知所任顧行之如何耳是何為任之必不可也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學與經緯之道喪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問及漢元光武之事臣請據數而終之今國

家所謂興儒術者豈不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出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通經之士蔑聞以是為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其有工文自試者又不過於雕辭鏤句之才搜摘絶離之學茍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取者位高虛嘿因循者為清流行法莅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不以朝廷有遷次進

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又可察乎哉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絶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難用情念垂衣而懼不治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凡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書能專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

義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為上第藻思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未隷於朝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吏部郎校天下羣吏之治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目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為治

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

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羣有司之正長至於

廉問節制者各舉備朝選一人外自牧守內至百執事

之立於朝者各舉備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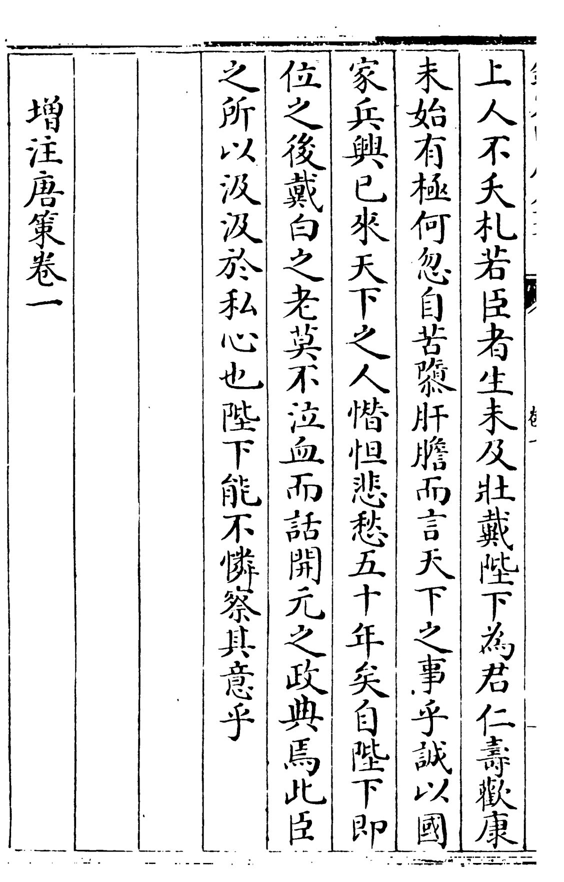
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

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則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

位殊矣三曰敘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

政不登於最行不加於人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

之若此則式用之敘常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執左契以御之握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是支體之無效於心目乎察羣材如用明鏡之形美惡是美惡無逃隠於明鏡乎然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貢士之目視達四聰以明賢之耳聽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芥動必聞則使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烏足繫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



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仁壽歡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隳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誠以國家兵興已來天下之人憯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典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私心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

增注唐策卷一

# 增注唐策卷二

## 策

### 白居易賢良策

本傳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二年召入為翰林學士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以痛哭者一可以流涕者二可以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餘載萬方大治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至言者以為辭不

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治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至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魏晉已來天下之治曾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稱之念漢之極諫而問之病虛文之无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

意懇惻欝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治求至言之明
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微臣之才試效於古
人輙欲至言以裨陛下明治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
謂言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後代知陛下踐
阼之後有樸直敢言之臣出焉冇俾文帝賈誼専美於
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
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
救疲吡之方辨既往將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

哉陛下之念及此寔萬世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矣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平天下之亂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崇曰韓休傅帝常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无不革遠无不親近无不和貞觀之效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无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禮興焉見前元稹策注雖三王之明備无不講

也禮行在上上下輯睦樂達在下中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治无以出於此矣曁天寶以降政教寖微寇既發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廢甿无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无定費雖日峻榷稅之法而國用不充日削日朘以至於耗竭至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也是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

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盜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人不能為伏惟陛下期欲安黎元先念省征徭期欲息征徭先念息兵革期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期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修則下无詐偽暴逆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无興廢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无饋運飛輓之役

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无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以安矣臣竊見今之寇戎難以盡銷伏願陛下不以難行而自疑无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无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驁歸咎革心則天下逆節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咎則天下巳整之兵不散而自全然後重稅日可減黎甿日可安富庶日可滋困竭日可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之風行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

和悅之氣致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其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戒戒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失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於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弱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今且萬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明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无爵土可蹠非主父矯獘之日也雖欲推恩何

所推也但陛下嗣貞觀之政弘開元之治必先明二宗而施萬葉何區區以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說或備於此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吏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所共疑陛下幸念之令臣究其旨天下之治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之始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治庇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无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

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无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督責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别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无為之道乎臣聞无為之道而治者其舜也歟李曰論語云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之治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李曰語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勞於求賢李曰左文十八年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明察其

刑李曰書大禹謨帝曰皐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明慎其賞李曰賞延于世功疑惟重同上外叙百揆李曰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內勤萬幾李曰皐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旰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委於恭已逸則得賢刑明至於无刑見上注賞明至於无賞李曰前公孫弘策不貴爵賞而民勸善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无為之地夫如是豈不真无為者乎微臣以為无為者非无所為也必先有為而後至於无為也老子曰无為而无不為蓋是謂矣夫

委下而用私專上而无效者此由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宜君臣殊道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纖小而衆事細而繁非人君一聽一明所能周覽而遍察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虞垂其衣以治天下崇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易繫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治以王天下崇曰謂武王有亂臣十人馬注亂治也治周者十人謂周

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宫适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髙無其用以取天下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三君子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然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也雖尊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也雖委於下人亦无所閑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

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寖衰者非他昧无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而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无所感失矣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未章曰興自朕躬无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治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静无敗事動有

成功自非聖王則昧於是莫不欲逞其始悔追其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反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凍而後衣之人餒而後食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

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奠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然則保邦常在於未危恭巳常居於无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昇平之治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李曰語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況充才識之責承體用之問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至言者此誠臣朝聞道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

劉蕡賢良策 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即位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引諸儒百餘人蕡

對策云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為端拱思道陶甿心以居簡凝日月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无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敻乎其不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偽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

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國廪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徵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絶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崇曰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无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崇曰記大學篇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盩致之治乎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識古達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虚懷必當箴主之闕辯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修而古治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至於夷

吾輕重之權孰臻於理 崇曰史齊世家桓公得管仲修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太史公曰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 崇曰唐突厥傳序劉貺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權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无策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上策秦築長城限中外故曰中策漢武帝雕耗華夏連兵積年故曰无策嚴尤謂古无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无策謂擬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擬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无策也

元凱之考課何先 崇曰晉杜預字元凱泰始中受詔為黜陟之課略曰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至密然由於苛細

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道豈若巾唐充之舊去容就簡叔子之克平何務崇曰羊祜字叔子泰始五年帝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咸寧四年祜病未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尋卒二歲而吳平帝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焉

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无路而不得進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

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悉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

如耳伏惟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
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
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
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未達以
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
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
之救災患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廪罕蓄
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

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敎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惟聖策有求言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谷訪之勤也逐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奬革於前守陛下

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則古治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无最上之策並見策問注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崇曰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崇曰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

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无事必首書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崇曰經隱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何休註變一為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天地之始也王者繼天奉元養成萬物穀梁傳雖无事必舉正月舉始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

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世滋熾之漸乎崇曰史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臣前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寔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

衣之人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幾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

恥萬古為恨臣謹案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

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畧矣崇曰經隱元年注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

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仲舒䇿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

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

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

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

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

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弑吳子

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崇曰襄二十九年閽殺吳子餘祭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无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簒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

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崇曰語注疏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崇曰後宦者傳節桓帝時遷中常侍策立靈帝帝封長安鄉侯與黃門令王甫將兵誅竇武陳蕃等覽桓帝初為中常侍以誅梁冀功封高鄉侯後誣滅李膺林宗等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崇曰穀梁傳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无正月也定之无正月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无正終定无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先君无正終則

後君无正始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崇曰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杜預注稱殺者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何志焉為天下王者天也紀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

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崇曰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令威柄陵夷

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之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崇曰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樊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爰盎當車以抗詞崇曰文帝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陛下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上笑下趙京房發憤以殞身崇曰前房傳時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

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上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指石顯顯充宗皆疾房欲遠之言宜試以郡乃以為魏郡太守月餘竟徵下獄棄市

竇武不顧而畢命

崇曰後武傳靈帝時輔政常有誅翦宦官志陳蕃亦素有謀事敗武自殺

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召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

崇曰穀梁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所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聾且闇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

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用我則可不用我則无亂其德晉狐夜姑出奔狄選傅李友表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易有失身害成之戒崇曰易繫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令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

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蔚塞以俟陛下感

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

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

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

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

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无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

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

敗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崇曰書舜典咨十有二牧咨四岳咨禹棄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誅（崇曰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放天下同心戴舜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世（崇曰史始皇紀二世元年趙高為郎中任用事高欲

為亂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閻樂弟趙成謀殺二世二世自殺漢之元成崇曰前佞幸傳石顯弘恭少坐腐刑選為中尚書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帝委以政事貴幸傾朝成帝即位遷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

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並見上注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

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崇曰穀梁傳僖十九年梁亡梁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无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梁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

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

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

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

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

召致賔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

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

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

敵令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

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陰陽錯繆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崇曰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大雨道不通度失期法斬勝廣謀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并弑兩尉召令徒屬稱大楚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崇曰後樊

崇起兵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赤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張角有三十六萬衆諸方俱起皆著黄巾以為標幟時人謂之黄巾賊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注見上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

内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
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
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
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選清慎之
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
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
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
修已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已教以導人修以德則人

不勸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

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

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害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崇曰穀梁傳二年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三年春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崇曰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同上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

所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崇曰穀梁傳莊二十年冬大无麥禾大者有顧之辭也於无禾及无麥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國无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足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亢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亢外交也

臣願斥游墮之人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廪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令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

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崇曰穀梁傳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備之也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寔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閒農事而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

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曁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叅掌居閒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崇曰唐兵志太宗貞觀十年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

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彊無踰檢之

患也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禄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恵孤寡彊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絶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

禄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崇曰書舜典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並見策問注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令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

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鼂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崇曰景帝即位誚諸侯之非過削其支郡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帝遂斬錯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无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起殷崇曰桀恃威陵轄諸侯以及兆民關龍逢引黃圖進諫立而不去桀焚黃圖殺龍逢衆庶莫敢直言比干死而起周崇曰史殷紀紂亂不止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韓非死而起漢崇曰史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

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姚賈害之毁曰韓非韓之公子今王不用久留而歸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陳蕃死而起魏

蕃志誅中官曾竇武有謀蕃上疏云云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幷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因與竇武謀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執蕃送獄害之

令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

之患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臣之所陳者寔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髙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遥无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

念百姓之怨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
言足以為天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
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增注唐策卷二